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庫書考索卷二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竇汝翼

主事<sub>臣</sub>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徐紱雲

謄錄監生<sub>臣</sub>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羣書考索

類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羣書考索二百十二卷宋章如愚

撰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慶元中登進士

第初授國子博士改知貴州開禧初被召疏

陳時政忤韓侂冑罷歸事迹具宋史儒林傳

史稱所著有文集行世今已散佚惟此書獨

存凡分四集前集六十六卷分六經諸子百家諸經諸史聖諱書目文章禮樂律呂厯數天文地理十三門後集六十五卷分官制學制貢舉兵制食貨財用刑法七門續集五十卷分經籍諸史文章韓墨律厯五行禮樂封建官制兵制財用諸路君道聖賢十五門別集二十五卷分圖書經籍諸史文章律厯人臣經藝財用兵制四裔邊防十一門宋自

南渡以後迂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議論而尠考証如愚是編獨以考索為名言必有徵事必有據博采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頗以經世為心在講學之家尚有實際惟其書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於一時不免有重複牴牾之處如前集六經門外又立諸經一門其文互相出入諸子百家門中以晏子荀子揚子文中子之類為諸子

以管子商子韓非子淮南子之類為百家亦不知何以分別又如前集第三十五卷詳列六宗之說無所專從續集第十卷則主鄭康成說前集第三十卷既主二年一裕五年一禘以為宋制合古別集第十四卷又專主顏達龍三年一禘五年一裕之說前集第三十三卷專主鄭康成說裕大禘小別集第十四卷又專主顏達龍說禘大裕小前集第十三

八卷既主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別集第八卷則又謂天子六門諸侯二門皆前後牴牾疎於決擇然大致網羅繁富考據亦多所得在宋人著述之中較通考雖體例稍雜而優于釋經較玉海雖博瞻不及而詳於時政較黃氏日鈔則條目獨明較呂氏制度詳說則源流為備前人稱蘇軾詩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如愚是編亦可以當斯目矣乾隆四十

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一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易類

易學傳授之圖

王同

田疇

周王孫

丁寬

服虔

施雠

魯伯  
張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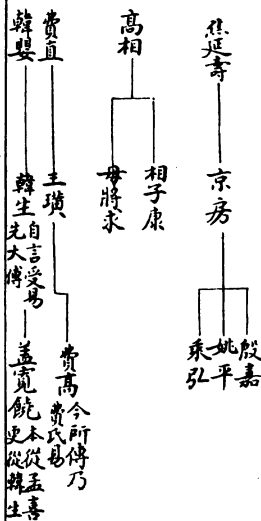
田王孫

孟喜

趙贊

梁丘賀先事京房更事田王孫

授之圖



周易始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

三聖世歷三古

前藝文志

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

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而爻辭作於周公彼誠有以知之其後馬融陸績亦云惟班固以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爻辭為文王所作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鄭元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

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  
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  
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  
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伏羲用蓍即  
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為得其實

八索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疏云說者以八卦交互相說  
其理此索為求索亦為搜索以易為主故易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

易之卦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繫辭

著之德圓

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全上

易之象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易之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文象繫辭三易及諸儒訓詁傳授河出圖伏羲始畫八卦其後重而為六十四文王繫爻辭孔子作十翼

上象

下象 上始乾坤 下始咸恒 上象 下象 上

繫 下繫 文言 說卦 序卦 雜卦 古經象象文

言皆在六爻經辭之後乃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正經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見西漢儒林傳汲

冢書冢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

言繫辭 鄭康成始以象象連經文而王弼又以文言附

於乾坤二卦 周官太卜所掌又有三易一曰連山

夏

易也始於艮鄭玄云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

二曰歸藏

商易也先坤而後乾鄭玄云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

三

曰周易

周易也始於乾鄭玄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也孔穎達云文王重易於美里猶商世故題周以別商

也夏商之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

左氏言遇艮之八是

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

穎達正義云三易杜子春云

連山伏羲歸藏黃帝與鄭玄之說皆不取案世譜等書

神農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曰歸藏氏既連山歸  
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亦然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

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  
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  
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爾雅疏曰歸  
藏者成湯之所作也 公羊疏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  
豫之卦宋氏云夏商之卦名孔子何不用周易占之蓋  
孔子見西狩獲麟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商



之易也 秦燔詩書易以卜筮存初商瞿受易於孔子  
五傳至田何漢之言易者如楊何施讐孟喜梁丘賀之  
徒所學皆祖田何楊何最先出武帝時已立博士施孟  
梁丘至宣帝時又立博士惟焦氏費氏高氏三家為異  
焦延壽高相皆述陰陽災異之言焦傳之京房房易具  
存大抵陰陽律數之事元帝時亦立學官費氏初傳民  
間至後漢時陳元鄭康成皆傳費氏易費氏興而餘學  
息今所傳即費氏易也魏王弼注上下經晉韓康伯注

繫辭說卦序卦唐孔穎達為正義本朝則有陳搏种放  
范諤昌邵雍之徒孔穎達云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象  
陰陽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奇始乾坤而終於離坎者  
以有日月之道也下篇三十四以法陰耦始咸恒而終  
於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謹也

數龍馬負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四為肩六與八  
為足五為腹心是天地自然之數也亦謂之九宮縱橫  
皆十五數總四十有五

陳搏

孔傳謂龍馬出河伏羲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分

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或者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既減其五又虛其一何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之氣通

於萬物故減五大衍又減其一故四十有九故嘗為之  
說曰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駕與天  
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  
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  
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以耦以耦生者成以奇天陽也  
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奇耦相合而五十有五之  
數備大衍之數減其五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  
本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

畫之數故減之而其用四十九

三兆三易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

原兆

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其

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諸儒重卦之說王弼以為伏羲鄭元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以經考之隨之上九曰王用享

于岐山明夷之六五曰箕子利貞此皆商周時事然則  
以為神農伏羲夏禹者皆非也或以為文王至武王時  
始追王此已言王似非文王時重也然則爻辭孰作之  
歟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言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也是爻辭意亦周公作也然世之論易者以  
為人更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而不數周公蓋父統子  
業也此數語見孔穎達正義孔穎達援韓宣子之言

以驗曰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今依

用之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六十四卦之體已具久矣孔穎達正義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為伏羲鄭元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其言禹及文王者按繫辭神農時已有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而破其言神農亦未為得易緯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農時神農但見取諸益不重卦矣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為得其實

孔子彖象用夏正或曰易象非孔子作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遁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矣恐大象非孔子作殊不知周正雖建子而孔子彖象皆建寅故以復為十一月姤為五月此正孔子行夏時也

文言穆姜襄公九年占有文言之辭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辭因取



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易考之刪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已有是言孔子特文之耳 他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其義

伊

川

易學京房之學專守名數王弼之學高談理致

繫辭文言序卦或以為非孔子作其間每更一事必稱

子曰若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歐公亦以為然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文辭與今易不同然則今之序卦等恐非夫子全文或出於經師未可知也

予夏易漢之易家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知幾知其偽矣是書已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易傳者竊意非古所傳何者觀其書不依古易經次

乃遵費氏鄭氏王氏所合彖象文言於爻下而傳之也

唯隋唐志有卜子夏易傳二卷文已殘缺  
子夏詩序之

外有易傳唐劉知幾謂疑出於漢之杜氏

漢諸儒易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

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  
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

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  
師古曰

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

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

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

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

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

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

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

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

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

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

霸莒衡胡

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

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易說寬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景帝時  
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  
故舉大誼而已今章小句是也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  
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京房易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至成帝時劉  
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譜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

大誼畧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  
孟氏不相與同房以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學

費直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  
說上下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崔篆易林後漢崔篆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  
史又舉篆賢良篆辭歸不仕客居滎陽著周易林六十  
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

王弼易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

諸儒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以彖象文言繫辭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

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  
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訓時猶若今乾卦象象係卦  
之末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  
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按經宋衷范望輩散  
太元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  
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  
今民間法言列序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  
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

嵩山晁



氏說

漢初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  
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  
傳之文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  
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据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  
為一書

詩疏

易元魏鍾會嘗著易元互體才性同異後於會家得書  
二十篇名曰道論寔刑名也

易摘吳程秉著周易摘

易圖唐高定邁王氏易以為圖合八出上員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

太易張志和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易發微王勃夢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寤而作易發微

易飾易文趙賓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已

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

皆曰非古法也

景鸞易說見漢諸儒門

洼丹易通見漢儒諸門

易名三義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者  
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澹泊不失  
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變五行迭  
終四時更廢君子取象變節相移此其變易也不易者  
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  
不易也

九師易文中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注淮南王聘九

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文中讚易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 又曰讚易道以伸先師之旨注申明十翼也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矣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 子讚易至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起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

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子  
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  
思以下人

續易

太玄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畫為三方九州二  
十七部八十一家為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合七百二十  
九贊外有躋羸二贊每卦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  
次六次七次八上九即九贊每贊皆有測卦始於中終

於養王涯曰太玄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  
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三相生元之數也司馬公說元  
曰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  
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攤瑩挽圖告易有說卦元  
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衡易有雜卦玄有錯玄漢宋衷解  
其義吳陸績釋之初雄作太玄首贊測皆異卷晉范望  
始合之使相聯屬望又采陸績宋衷之說而為之注

館

閩書目

唐王涯作說玄一卷本朝許洞撰演玄十卷

全

上  
司馬光又為之集注張行成又為翼元十二卷

哀帝時雄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

三析而四分天

之宿度甲乙也

極於八十一旁及三摹九据極之七百

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者首四重非卦也數也其用自  
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  
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  
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

亦有顓帝之歷焉筮之以三策闕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漫濫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通元晉王長文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撰易名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同郡馬秀曰揚雄太元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



元道遂明長文通元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論元有客難元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劉歆謂雄曰今學者有利祿尚不能明易如玄何恐後人用覆醬瓿張衡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元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桓譚曰雄書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時君更聞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司馬公曰元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

也 蘇氏之論謂其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 陳潛  
室曰雄之元如膠柱調弦各不能相通非如易一自奇  
耦之畫而窮於六十四卦互相為用 或云六十四卦八  
卦之重也元方州部家之雜至是而周矣不可以變也  
或曰易之六爻即六畫耳由其爻用六故其畫亦六今  
元有四重 即卦上四畫也 而贊乃有九

皇極經世十卷邵雍撰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  
之以窮夫萬物之變此書以元會運世自開闢以來推

其年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于世 以日經日為  
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  
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  
百六十日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  
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  
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之數也一元  
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  
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

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所謂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以終而復始也

三山說

起堯即位之二十二年甲辰終於周顯

德六年己未編年紀治亂興亡之事以符其學

鬼氏志

潛虛曰氣曰體曰性曰名曰行曰命溫公自序曰萬物

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又曰元以準易虛以準元元且覆瓿而況虛乎

館閣書目曰潛虛一卷

易之為卦始於太

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乘之而極於六十四卦元之為首始於一元以生三由三以生九由九以生二十七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首虛

之為行始於五行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  
置右通以五十五行 易之卦兼河圖洛書之數 元  
之首得河圖之九數 虛之行得洛書之十數 易之  
數生於一故揲法虛一元之數生於三故揲法虛三而  
虛之數生於五故揲法虛五 易有乾坤二策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而計之凡三百  
有六十以當晷之日衍而積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以當萬物之數 元以首管九贊以二贊管八策當一

日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當三百六十四日半又有躋當一日四之二贏當一日四之一然後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與周天之度合 虛以冬至之氣起於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乃授於餘而終之 易得其全故無餘 元有欠故增躋贏之贊 虛有餘故退元餘齊而無變 本朝張行成作潛虛衍義十六卷

羣書考索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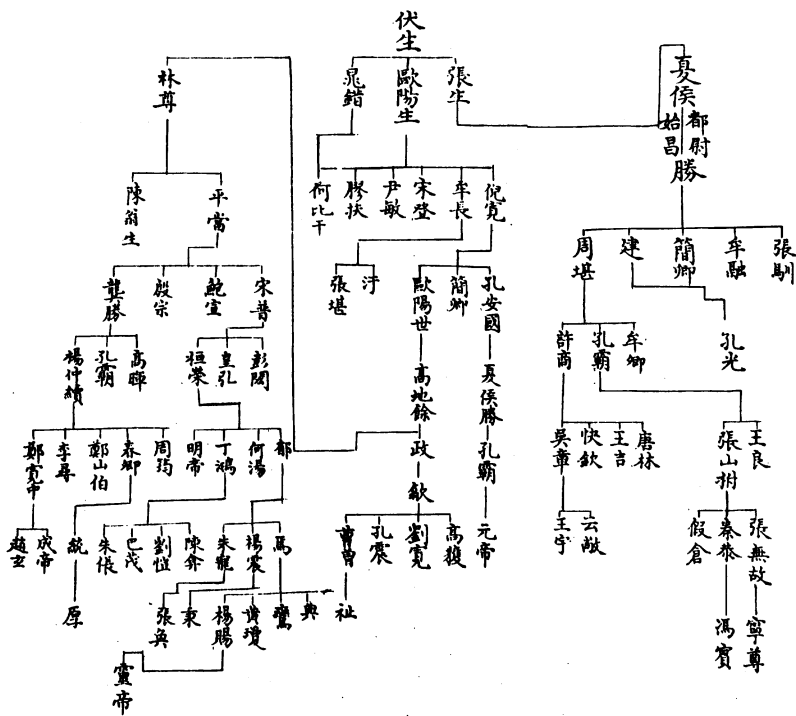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書類

書學傳授之圖

書學傳授之圖



尚書始末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百篇

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

之內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並林少穎說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氏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

百篇而為之序原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  
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  
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  
古今語而可知也

尚書三說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施  
機鈴曰尚書上也上天垂文垂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  
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

洛書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自初一日  
五行至咸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至商箕子  
在父師位而典之周興武王虛已而問焉河圖洛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五行志

洛書之數自天

一與地六合于北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于南而生火  
天三與地八合于東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于西而生  
金天五與地十合于中而生土然後五十五數謂之生  
成或曰河圖陳四象八方位位而不言五行洛書述五

行而不述四象然四象亦五行之數所以異者由四象  
附之數而成質故四象異於五行五行亦四象之數由  
始於生而終於成乃合於五十五所以異於四象矣則  
知龍圖自一至九皆縱橫合天地自然之數龜書其數  
自一至十相為生成符於自然之數皆非後人假偽設  
之也故伏羲始因河圖而陳四象終由洛書而畫八卦  
至大禹資洛書而叙五行終本河圖而分九疇也故河  
圖八卦自伏羲始也洛書九疇自大禹始也又曰河圖



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為象之始至於天五則居中而主乎土變化但未能成形謂之四象至於洛書有土十之成數故水火金木皆相奇耦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也是象生其卦必俟天之變而備於洛書土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是為八卦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資用

孔子定書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  
迄於秦穆公凡三十二百四十篇斷可取以為世法者  
百二十篇故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漢今文尚書孔子刪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惠  
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歐陽公謂伏生既老乃繆合三

十四篇為二十九篇

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

生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

勝建之徒皆學伏生書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

漢古文尚書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皆科斗文字

因魯

共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其文始出

時人無能知者安國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以隸古定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又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

堯典分舜

典皋陶分益稷盤庚分為三篇顧命分康王之誥

并序

一篇合為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

而定為五十八篇

虞書五虞書止十一

夏書四夏書

止五 商書十七 商書亡十七 周書三十二 周書亡

九 共五十八篇 共亡四十九篇 號為古文尚書會巫

蠱事起遂寢不用平帝雖立學官 事見儒林贊 然其書

終不甚顯至後漢遂絕 孔穎達正義謂馬鄭諸儒莫觀

其學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 趙岐注孟子謂王

顯王承等杜預釋左傳謂念茲在茲等皆為逸書今見

於大禹謨君牙二篇 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

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于世

東漢中文尚書劉陶明尚書為之訓詁推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唐今文尚書唐明皇天寶三年詔應尚書古體文字勒依今文

館閣書目

又云李肇經史題釋云開元十四年

改洪範無偏無頗為無偏無訛詔曰三復斯言書皆叶韻故天寶復有勒依今文之詔焉

前段參藝文志儒林

傳及崇文總目修定

古文今文尚書緇衣載君奭曰昔在上帝觀文王之德

鄭氏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  
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正義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  
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今博  
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之尚書也三者以異  
古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乃古文尚書並今博士讀  
者三者其文各異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

云古文似近之云

古三墳此書之目見於孔安國序而漢藝文志已不載  
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按其書以山氣形  
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坤乾與  
先儒所言三易異其中有紀姓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  
篇肩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  
氏謂夏后氏為政之典籍今政典之文頗合豈偽邪毛  
漸序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左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

三墳本朝張商英天覺

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三墳者山氣形也按七畧隋志皆不載世皆以為天覺僞撰云

晁志

舜典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肅堯典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拾得詣闕



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隋劉炫遂取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禹貢九州 冀 兗 青 徐 揚 荆 豫 梁

雍 自虞舜分冀為并幽分青為營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有幽并爾雅無梁并青有幽營徐蓋歷代沿革大同而小異也漢改雍曰涼改梁曰益置徐州以復禹舊號增交州以治南越

資用禹貢先冀次兗言治水自

下始禮先揚次荆南為陽方尊之為先也

九州或言距

河或言距海或以山或以水所以別其封域也獨冀不言封域者京師所在孔安國曰以餘州所至亦可知矣

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禹平水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詩正義云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

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較之禹

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  
禹貢徐梁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為幽并是其事也  
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  
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  
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  
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  
明文言殷改夏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  
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惟一州耳賈公

彥疏云爾雅曰兩河之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梁雍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暫置十二州至夏還為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但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故括

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者是也

周禮疏

禹貢賦九州之田宜與賦相當今考之經惟兗一州相當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雍之田至高於賦五等蓋賦與貢摠焉故高下相補揚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摘袖不勝其多也雍賦之最輕者以其田賦之外所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匭之類故摠言之則輕也以其最重最輕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

程禹貢論

禹之為法有貢有賦非

謂有貢而又有賦也貢賦之法各因其土地而定之故  
列為三品而為九等此貢賦之常也然而有田腴而賦  
薄田瘠而賦饒者由乎人力之有多寡爾故孔氏傳以  
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多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  
人功少即是推之多寡可知矣揚之橘柚豫之磬錯皆  
不常有必錫命然後貢之至於九江之龜亦不常有必  
錫命然後納之於龜特言納而不言貢者豈非寶龜之  
意乎 充之賦必待作十三載乃同者充居東北最下

河害特甚今始得降丘宅土自非寬為之期使加功歲久安得較數歲之中而定其貢

程禹貢論

禹貢江河河自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而上亘古皆可考自成臯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為滎澤播為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至後徙決不勝載於是自大伾至洛水大陸說者甚多

闕並亦言河

決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稍下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滙鄭康成謂九河其八為齊桓公所塞酈

道元宗其說而孔穎達又推本緯書以成証曰移河為界於齊莒填淤八流以自廣蘇子由亦曰齊桓公利河之地以居民

漢河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南北兩道蓋河自周定王五年已失故道矣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概謂分流為九以經考之特一派耳不與河同也經之序九河曰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先播而為九又合而為一其文甚明

說者曰逆者迎也

九江有

是哉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曰



過者禹自記其所經如曰過泇水過洛汭是也河流自積石以至海源委半天下而其橫曾不能與江並郭璞所謂踰淮咸江也夫以如此源委而又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勢自應不能容受故上流則溢滂為濟而下流則播一為九理之必然九河之名爾雅有之漢世許商按求其故僅得其三杜佑作通典又從而附益之蓋九得其六矣夫河患為甚講求禹迹亦最詳又與三代耳目接近其所得知者僅僅三河而亦不能真不知後世

日遠於古凡具載籍皆非漢儒之所見則其所得河道  
何從而增多於漢殆難輕信也班固作漢史曰韓牧欲  
即九河處穿河以殺水怒王橫聞之曰往者天嘗連雨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  
漸矣信橫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後之言禹貢者盍稽  
焉  
賈讓謂古隄閘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束迫  
而為決溢初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  
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宜河之為患也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而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人希土曠則河濡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居作而新隄興矣本朝興國詔書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也

已上並程

禹貢論

河源之說後世甚紛紛也或以為崑崙或以為葱嶺或以為于闐由不詳見於聖人經故後世復以肆其臆說獨怪作書者尊淮則曰自桐栢尊渭則曰自

鳥鼠導洛則曰自熊耳以淮出桐栢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故皆以自言之至於導河積石而獨不言自者豈非源之所自出在當時或未究欤先儒以為施功發於積石而不指以為源抑所以發明作書者之微意也積石雍州之山在金城之西南先儒亦以河之所經則非河源明矣

史記一段見拾遺一段見地理河門

唐太宗

貞觀九年李靖伐吐谷渾督諸軍經積石河源且至未

窮其西境

禹貢汴水大河不輟為治世患而汴渠規撫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乃有益於後世然則河水入汴煬帝為之也後世不以一勞永逸為功而獨深罪煬帝者以其主為燕游耳不獨汴也淮不通江江不通浙其鑿而通之因古迹以便漕運皆煬帝實成之

江之通淮以邳溝邳溝吳創也

禹貢三江三江之說諸儒不一考於經固自有三江之文於導漾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為中江入

于海孔安國順經為說曰有中  
有北則有南可知近世  
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  
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  
南出而北會者指為南江以  
足三江之數並程禹貢論  
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商之  
正月即夏之十二月也商  
雖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  
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  
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建  
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  
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  
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  
猶以夏正數月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泰誓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氏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或以為漢儒引白魚赤鳥之事

洪範五行傳劉向在成帝時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

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其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班固云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劉向治

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至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孝武時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其後以傳夏侯勝下及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向之傳五行曰田獵不宿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則金不從革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其傳五行事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言之不從是  
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  
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  
罰常寒厥極貧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

五行志

書斷自唐虞夫子生於春秋之末干戈相尋無復禮遜  
叙書始於此者正欲示天下以禮遜也及羣弟子述論  
語終於堯曰荀卿作荀子而終於堯問皆夫子之遺意

春秋始隱亦此意乎

書終於秦誓讀文侯之命一篇與平康之世無異當東  
遷之後而無憤悱哀痛之心君子是以知其無志也自  
文侯之命無復有誥則周之業衰矣雖然聖人猶有望  
於魯也故繼之以費誓蓋魯周之裔也周之衰孔子有  
望於魯魯不足望則勢必并於秦此夫子感傷之深意  
故以秦誓終焉

中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占星以授人時故春則日中

星鳥舉其形也夏則日永星火舉其次也秋宵中星虛  
冬日短星昴舉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  
元武冬為白虎可知於夏舉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元  
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  
房可知或言其形或言其宿互相見也所以異乎月令  
之中星

仲春曰日中日中者陽至是而中也仲秋曰宵

中宵中者陰至是而中也冬至之後日自南而北則陽  
氣漸生則晝日以長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則陰氣漸

典則晝日以短

六宗伏生馬融謂天地四方鄭氏謂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劉歆謂乾坤六子賈逵謂天宗三

日月星

地宗

三

河海岱

獨晉人張髦謂三昭三穆是也按天神人鬼

地祇三祭之說尚矣周禮春官所載若樂六變則天神

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祇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是則三祭之禮未嘗偏廢舜當受

命之初即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其為天神

人鬼地祇之祭復何疑哉

伏生大傳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且百歲歐陽生張生  
從其學而授之伏生死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  
其間別作章句因名之曰傳至鄭康成始次為八十三  
篇館閣書目

汲冢書晉太康中於汲郡古冢得之先儒多稱是書乃  
孔子刪百篇之餘史道疑其言堯舜益啓非揖遜桀遜  
位于湯與經不合杜預左氏後序言其載太甲潛殺伊

尹之事與尚書乖異 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 荀勗傳武帝時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譌之為中經列在祕書

訓詁傳教隋經籍志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

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  
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  
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  
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  
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  
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  
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所獻者不同又

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書傳正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而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漢儒不見古文唐虞建官惟百鄭康成乃云有虞氏官六十以不見古文尚書特見今文尚書也如婁敬說高祖有八百諸侯之語仲舒說武帝有白魚流烏之辭劉歆作三統有丙午還師之言與今人所讀書不同蓋今人所讀乃古文也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虞書之辭也左

氏以為夏書揚雄謂酒誥之篇脫簡也班固謂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禮經舉咸有一德為尹吉舉君牙為君雅司馬子

長謂盤庚三篇為帝辛時事以文侯之命為晉重耳時事鄭康成以盾征為臣名以旅葬為酋豪夏侯亦以岨夷字為岨鉄

百二篇西漢時又有百兩篇出於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作為首尾凡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以中書

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校之非是

後以弟子樊並謀反黜其書而百兩先廢

疑古十條虞書美放勳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氏各有才  
子八人謂之元凱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帝氏綰  
雲氏有不才子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  
時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不分論語云舜舉咎繇不  
仁者遠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又安得謂之克明俊  
德比屋可封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云將遜于位遜于  
虞舜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山海經謂放勳之  
子為帝丹朱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遜國真虛

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

云死蒼梧之野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陵地總百越山連五嶺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於萬乘之君而巡幸其國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帝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

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語異正經世人多不之信也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石亦猶元遜司馬而致殺身之禍乎其疑

四也 湯誥曰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又云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而周書商祝篇稱桀遜湯王位墨子曰湯以天下遜務光而使人說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然則湯之飾遜偽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書云慙德其疑五也 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也能無辯乎而後來諸子乘其偽說競列紂罪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班生曰安有據婦人臨朝

劉向又曰桀紂不至於是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曰殺武庚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死生無慙苟以功業不成便以頑民為目如是則夏少康伍子胥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乎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哉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按尚書云西伯戡黎商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

氏之伐顓臾也按其書曰文王受命稱王有商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凌天子也姬之事商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不亦虛偽其疑八也論語曰泰伯可謂至德三以天下遜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欲立其父泰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雖欲勿遜君親其立諸原泰伯毀茲玉體從彼祝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懷猜忌夫子美其因病成遜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至德無乃謬為其譽乎



其疑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雖奭猶懷憤懣況彼二叔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周公遽加顯戮於友于其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何哉其疑十也

宋朝開寶尚書釋文九年二月翰林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上初准詔校定尚書釋文乃詔以大宋開寶新定

冠其題刻板頒行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故命國子博士判監周惟簡與太子中舍陳鄂重修定焉

仁宗洪範政鑒康定元年仁宗製以示輔臣

英宗欽明殿洪範屏治平三年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一篇於屏時帝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自逸故命此殿名因訪廣淵論洪範得失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復召對延和曰景所

論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左右豈特無逸之戒賜廣淵御紙筆墨黃金等

仁宗邇英殿無逸圖皇祐四年十二月甲午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起居舍人知制誥蔡襄上所書無逸孝經圖初侍講楊安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後又命侍讀丁度取孝經天子孝治廣要道至德四章對為右圖令襄書

無逸洙書孝經既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一圖  
焉

真宗龍圖閣尚書圖祥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宗室  
觀于龍圖閣因覽尚書圖

高宗無逸圖紹興五年親寫無逸篇為圖以揭於講筵  
續書類

文中子續書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  
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

天下也其除殘去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賈瓊問  
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範者有四曰制曰誥曰  
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  
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  
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  
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  
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  
謂帝制矣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

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

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子曰訓之興也抑明主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 魏而下續書

無制而有命

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

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曰不能出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

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  
純懿乎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  
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  
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  
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  
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  
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  
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



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無采而博聽也惟至公之主為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刺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來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

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并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志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事也吾視惠懷傷之舍三國將安取志乎 此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舍兩漢將安取制乎 此明續書有制 賈瓊習書至鄧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

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

帝初即位年號

志事不及太熙

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

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

董常習書告於子

曰吳蜀遂志乎

續書有魏而無吳蜀

子慨然歎曰通也

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

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

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並謂吳蜀

聖

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

文中子曰漢魏

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君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元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弟閭里下之分是也賈

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

漢光武太子傳

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

讓終乎

初光武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

是謂明帝

唐書王勃傳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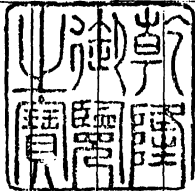
門人甚衆常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

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元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唐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

孔衍王邵擬尚書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鑑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

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君懋隋書雖  
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以孔氏家語臨川  
世說可謂畫虎不成者也



羣書考索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

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姜今熙





毛詩始末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  
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  
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出詩序 古者有採詩之官  
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  
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

夏遂作序焉

出藝文序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故曰闕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

六義

出史記孔子世家

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

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

初中公與楚元王交俱

受詩於齊人淳丘伯申公以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孔安

國而下凡百數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  
授韋賢事江公傳子元成及兄子賞由是魯詩有韋氏  
學王武事徐公及許生武以授張生唐生褚生由是魯  
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之學齊詩起於轅固  
而盛於匡衡 轅固生作傳以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  
蒼無能通詩禮以授翼奉匡衡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  
翼匡師伏之學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嬰推詩人  
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韓詩有王食  
長孫之學王吉食生長孫順

齊魯盛行於時韓詩惟燕

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  
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  
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  
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眾康成賈逵之徒皆發  
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  
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闕睢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為名舊  
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闕睢序謂之小序自風風  
也訖末名為大序 闕睢序為大序餘詩為小序詩序  
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於孔  
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  
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王肅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  
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也鵲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夫人之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況其為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

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辭重複不  
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  
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  
絲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考之則詩序附益  
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時故有其名矣自  
名而下皆後世自為之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廣曰悅  
人也序汝墳曰辭家也匡衡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  
皇祖陟陂聲庭止韓詩言敝簡在梁其魚遺遺魯詩言中



夜之言不可道也皆有差字

蕭復以為卜子夏序韓

愈常以三事疑其非至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朱官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

晁氏志

按舊唐書藝文志云韓詩二

十卷注謂卜商序韓嬰撰又有韓詩外傳二十卷毛詩

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考之與毛詩絕不同

序詩之次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

齊衛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

以鄭因號鄆之地而國之先譜鄆事然後譜鄭王在幽  
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詩正風周南召南周

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之趾召南十四篇起鵲巢止騶

虞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  
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

邶十九篇起柏舟止

二子乘舟鄘十篇起柏舟止載馳衛十篇起淇澳止木

瓜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

王王十篇起黍離止丘中有麻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

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鄭二十

一篇起緇衣止漆消

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

之以齊

齊十一篇起鷄鳴止猗嗟

天下之風至此則無

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

變矣故次之以魏唐

魏十篇起葛屨止碩鼠唐十二篇

起蟋蟀止采芣

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

次之以秦

秦十篇起車鄰止權輿

夷狄之化行聖王之

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

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

陳十篇起宛

丘止澤陂

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

也故次之以檜曹

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曹四篇起浮

游止下泉

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

矣故次之以幽

幽七篇起七月止狼跋

言變之可正所

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

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序也

自鹿鳴止菁莪凡二

十二篇為正小雅內止其六自六月止何草不黃五十

八篇為變小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自民

勞止召是十二篇為變大雅

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

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

以頌

自清廟止齊殿三十一篇為周頌

頌之有魯蓋生於

不足也

自駟止閟宮四篇是為魯頌

商則頌前代之美

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

自那止商武五篇為商頌

襄公

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幽居秦上秦在魏前

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

金史卷三  
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  
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  
通反其說謂盛而非衰以幽為樂而不淫者季札也王  
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

詩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

大咸大磬

上昭反

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王以騶

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繁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

什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

役太師

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典者自卿大夫帥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

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

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



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山嫗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鄉

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益采蘋芣在草蟲  
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  
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其篇亡

奏狸首

以射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  
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狸首逸曾孫侯

氏是也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蕭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旣使臣臣敢不拜旣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猷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

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蒲對反

鄘衛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

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於良反

乎大

風也哉

泱泱宏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

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秦本在西戎沂隴之西秦仲始

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

颯颯

扶弓反乎

颯颯中庸之聲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

主自鄙

古外反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之聲

曲而有直體

論其聲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

於

艷反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矢鼓

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盛德

之所同

六義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也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 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是也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以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澳是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 程氏曰雅者正

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 程氏曰頌美之言也如于嗟麟兮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是也

四始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

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

之變風變雅

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

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

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

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李氏  
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 前本傳

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  
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  
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  
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

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大序疏 易有

陰陽詩有五際注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

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前翼奉傳 詩有五際推

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同上

章句音韻孔氏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

告神故一章而已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

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 魯頌不一

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  
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  
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  
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  
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  
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

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

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孔叢子

賦詩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已



左襄二十八年

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

傳二十

三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

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襄十四年

齊慶封來聘

魯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二十七

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昭元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

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

襄十九

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

仲子兮

二十六年

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標有梅季武

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襄八年

季武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敢拜大夫

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

成九年

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

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昭元年

小邾穆

公來朝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莪昭子曰不有以國

其能久乎十七年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二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輶注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二十五年公享韓

宣子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二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蘧賦野有

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十六

年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

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文十

三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注小宛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

昭元年

季武子如宋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賦魚麗

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也云云

襄二十

年鄭伯享趙孟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二十七年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祈父見  
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十六年申包胥依庭牆而哭七  
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定四年楚薳罷如  
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蘧氏之有後於楚國  
也宜哉襄二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十六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不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

昭十二年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

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鉞

弓矢千

文四年

二南之詩闕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闕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闕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

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  
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  
後次序論矣

平王降為國風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及  
郊圻詩作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  
猶存不可過後於諸侯

豳詩與列國不同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  
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



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  
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  
近堪為雅也

幽詩備風雅頌七月八章上下章幽風中四章幽雅下  
二章幽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  
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  
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  
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

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考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偕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以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詩疏

三家言詩不同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之義

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

杜欽

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

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傾于

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翼奉習齊詩**

五際卯酉午

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

韓詩章句

商頌美襄公也

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

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鐘為昭王詩

並晁補之序論

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官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芣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雖作乎上習治也

大小毛公詩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

毛詩

正義

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

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孫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逸詩周禮趨以采薺

注云樂名或曰逸詩

諸侯以貍首

為節

注云逸詩

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注云逸詩春

秋之詩趙衰賦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

儀禮云

周公所有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漢明帝養老常取而

歌之漢儒林傳有歌驪駒

釋曰詩逸篇也

又左傳國子

賦轡之柔矣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鄭子駟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

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其向成之謂乎昭四年子產作丘賦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訓詁傳授

魯詩浮丘伯

見楚元王下

魯申公楚元

王少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

元王

傳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

氏詩申公傳

韋元成

見韋賢下

江公為博士為魯

詩宗

王式傳

申公授瑕丘江公

江公及魯許生免

中徐公皆守學教授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

夫

申公傳

楚元王

見申公下

薛廣德以魯詩教授

楚國龔勝

本傳

齊詩轅固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

良召諸儒多毀曰固老罷歸之公孫弘亦召仄目而事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

顯皆固之子弟也

出本傳

景鸞能理齊詩作詩解

本

傳

翼奉治齊詩

本傳

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



翼奉蕭望之匡衡 匡衡授師丹伏理 師丹治詩事

匡衡 本傳

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語詩解人頗射策甲科蕭望之梁丘賀問衡對詩諸

大義其對深美

本傳

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同上 燕

趙問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

與王吉食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 召馴字伯春少

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同上

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

道其所作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同上

薛漢

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同

上

趙子

蔡誼

食子公

王吉

栗豐

長孫順

並見韓嬰下

毛詩毛公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

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

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故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

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詩闕雖疏

毛公趙人治詩為

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本傳

貫長卿

見毛公下

解延年

見毛公下

徐敖

同上

鄭元取毛氏訓詁所

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

意

詩疏

衛宏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

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賈逵

作毛詩傳

衛宏傳

鄭元作毛詩箋

同上

馬融作毛

詩傳

同上

鄭眾作毛詩傳

同上

文中子續詩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  
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文中子曰諸侯  
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  
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  
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魏應璩劉公

幹梁沈約謝靈運

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

若墳荒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  
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  
則有由矣 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  
損益終憑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  
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

晉束皙補亡詩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  
首

許叔牙詩纂義唐貞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詩

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  
宜先讀此

草木蟲魚圖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  
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羣書考索卷三